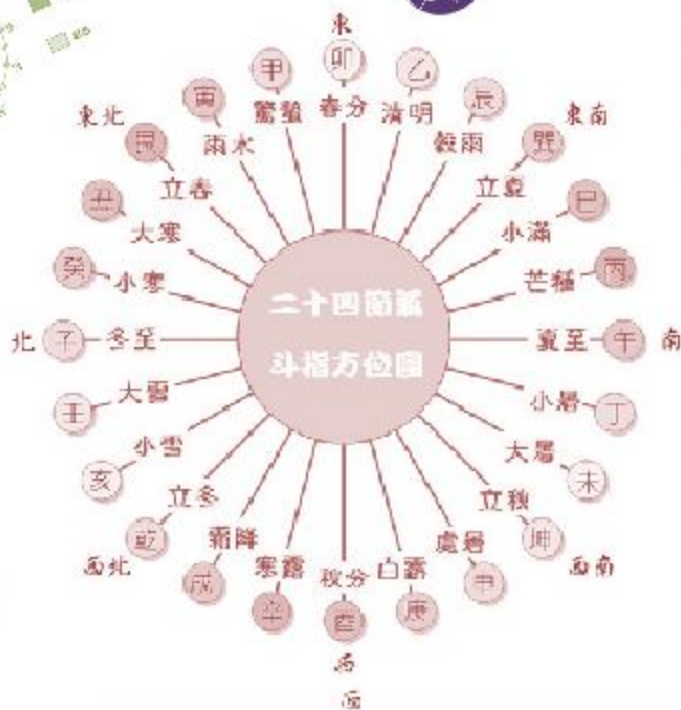


# 了凡四訓

袁了凡著  
陳永諸編校



永諸的靈蘭秘典

目 錄

目 錄	1
印 光 法 師 序	2
《袁了凡居士傳》（清朝彭紹升撰）	5
《第一篇立命之學》	8
《第二篇改過之法》	14
《第三篇積善之方》	17
《第四篇謙德之效》	28

印光法師序

聖賢之道，唯誠與明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聖罔念則作狂，狂克念則作聖，其操縱得失之象，喻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不可不勉力操持，而稍生縱任也。須知「誠」之一字，乃聖凡同具，一如不二之真心。「明」之一字，乃存養省察，從凡至聖之達道。然在凡夫地，日用之間，萬境交集，一不覺察，難免種種違理情想，瞥爾而生。此想既生，則真心遂受錮蔽，而凡所作為，咸失其中正矣。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，克除淨盡，則愈趨愈下，莫知底極，徒具作聖之心，永淪下愚之隊，可不哀哉！然作聖不難，在自明其明德，欲明其明德，須從格物致知下手。倘人欲之物，不能極力格除，則本有真知，決難徹底顯現。欲令真知顯現，當於日用云為，常起覺照，不使一切違理情想，暫萌於心。常使其心，虛明洞徹，如鏡當臺，隨境映現，但照前境，不隨境轉，妍媸自彼，於我何干，來不豫計，去不留戀。若或違理情想，稍有萌動，即當嚴以攻治，剷除令盡，如與賊軍對敵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，尚須斬將奪旗，剷滅餘黨。其制軍之法，必須嚴以自治，毋怠毋荒，克己復禮，主敬存誠。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，曾子之三省，蘧伯玉之寡過知非，加以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與之相對，則軍威遠振，賊黨寒心，懼懼滅種之極戮，冀沾安撫之洪恩，從茲相率投降，歸順至化，盡革先心，聿修厥德，將不出戶，兵不血刃，舉寇仇皆為赤子，即叛逆悉作良民，上行下效，率土清寧，不動干戈，坐致太平矣。如上所說，則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

明德，誠明一致，即凡成聖矣。其或根器陋劣。未能收效。當效趙閱道，日之所為，夜必焚香告帝，不敢告者，即不敢為。袁了凡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。受持功過格，凡舉心動念，及所言所行，善惡纖悉皆記，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。初則善惡參雜，久則唯善無惡，故能轉無福為有福，轉不壽為長壽，轉無子孫為多子孫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，行為世則，言為世法，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何可自輕而退屈。或問「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，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，必使一一曉了也。何得以人欲為物，真知為知，克治顯現為格致乎」？答曰「誠與明德，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，名雖有二，體本唯一也。知與意心，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，實則即三而一也。格、致、誠、正、明五者，皆約閑邪存誠，返妄歸真而言，其檢點省察造詣工夫，明為總綱，格致誠正乃別目耳，修身、正心、誠意、致知，皆所以明明德也。倘自心本有之真知，為物欲所蔽，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。若能格而除之，則是『慧風掃蕩障雲盡，心月孤圓朗中天』矣。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，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。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，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，方能誠意者，則唯博覽群書，徧游天下之人，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，未能博覽閱歷者，縱有純厚天資，於誠意正心，皆無其分，況其下焉者哉！有是理乎？然不深窮理之士，與無知無識之人，若聞理性，多皆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，不肯奮發勉勵，遵循從事。若告以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因果，或善或惡，各有其報，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，修善因而冀

善果，善惡不出身、口、意三者，既知因果，自可防護身口，洗心滌慮，雖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對帝天，不敢稍萌匪鄙之心，以自干罪戾也已。此大覺世尊，普令一切上中下根，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之大法也。然狂者畏其拘束，謂為著相；愚者防己愧作，為謂渺茫。除此二種人，有誰不信受，故夢東云『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，而深信因果者，終必大明夫心性』，此理勢所必然也。須知從凡夫地，乃至圓證佛果，悉不出因果之外，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棄其善因善果，而常造惡因，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，輪轉惡道，末由出離之流也。哀哉！聖賢千言萬語，無非欲人返省克念，俾吾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致埋沒，親得受用耳。但人由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縱情，縱畢生讀之，亦止學其詞章，不以希聖希賢為事，因茲當面錯過。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，文理俱暢，豁人心目，讀之自有欣欣向榮，亟欲取法之勢，洵淑世良謨也。永嘉周群錚居士，發願流通，祈予為序，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，以塞其責云」。

《袁了凡居士傳》（清朝彭紹升撰）

袁了凡先生，本名袁黃，字坤儀，江蘇省吳江縣人。年輕時入贅到浙江省嘉善縣姓爰的人家，因此在嘉善縣得了公費，做縣裡的公讀生。他於明穆宗隆慶四年，在鄉里中了舉人。明神宗萬曆十四年考上進士，奉命到河北省寶坻縣做縣長。過了七年升拔為兵部職方司的主管人，任中剛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鮮，朝鮮向中國求救兵。當時的經略宋應昌奏准，請了凡為軍前贊畫的職務，並兼督導支援朝鮮的軍隊。提督李如松掌握兵權，假裝賜給高官俸祿，與日寇談和，日寇信以為真，沒有設防。李如松發動突擊，攻破形勢險要的平壤，因而打敗了日寇。

了凡先生因為這件事，當面指責李如松，不應用詭詐的手段對付日寇，這樣有損大明朝的國威，而且李如松手下的士兵隨便殺害百姓，並以頭來記功。了凡向李如松據理力爭，李如松發怒，不但不接受勸誡，反而獨自帶著軍隊東走，使得了凡所率領的軍隊孤立無援。日寇因而乘機攻擊了凡的軍隊，幸賴了凡機智應對，將日寇擊退，而李如松的軍隊，最後終於被日寇擊敗了。他想要脫卻自己的罪狀，反而以十項罪名彈劾袁了凡，了凡很快地被提出審判，終於在拾遺的任內，被迫停職返鄉。在家裡，了凡非常懇切認真地行善，直到去世，過逝時享年七十四歲。

明熹宗天啟年間，了凡的冤案終於真相大白，朝廷追敘了凡征討日寇的功績，贈封他為尚寶司少卿的官銜。了凡先生從當學生時，就非常喜歡研究學問，書不

論古今，事不分輕重，他都認真研究，並且非常通達。例如：星象、法律、水利、理數、兵備、政治、堪輿等。

了凡先生在寶坻縣當縣長時，非常注重人民的福利，常常想做些有利地方的事情。寶坻縣當時常有水災氾濫，了凡先生於是積極興辦水利，將三汊河疏通，築堤防以抵擋水患侵襲，並且教導百姓沿著海岸種植柳樹，每當海水氾濫，挾帶沙土沖上岸時，遇到柳樹就積擋下來，久而久之變成一道堤防。於是了凡先生又督導百姓在堤防上建造溝渠，並鼓勵百姓耕種，因此荒廢的土地漸漸地開墾，了凡先生又免除百姓種種雜役以便民，使得百姓安居樂業。

了凡先生家裡並不富有，可是卻非常喜歡佈施，家居生活儉樸，每天誦經持咒，參禪打坐，修習止觀。不管公私事務再忙，早晚定課，從不間斷。在這當中，了凡先生寫下四篇短文，當時命名為《戒子文》，用來訓誡他兒子，就是後來廣行於世的《了凡四訓》這本書。

了凡先生的夫人非常賢慧，經常幫助他行善佈施，並且依照功過格記下所做的功德，因為她沒有讀過書，不會寫字，因此用鵝毛管沾紅墨水，每天在曆書上做記號。有時了凡先生較忙，當天所做功德較少，她就皺眉頭，希望先生能多做些善事。有一次，她為兒子裁制冬天的大袍子，想買棉絮做內裡。了凡先生問「家裡有絲綿又輕又暖和，為什麼還買棉絮呢？」了凡夫人答「絲綿較貴，棉絮便宜，我想將家裡的絲綿拿去換棉絮，這樣可以多裁幾件棉襖，贈送給貧寒的人家過冬」。

了凡先生聽了非常高興，說「你這樣虔誠的佈施，不怕我們孩子沒有福報了」。他們的兒子袁儼，後來中了進士，最後以廣東省高要縣的縣長退休。



《第一篇立命之學》

余童年喪父，老母命棄舉業學醫，謂可以養生，可以濟人，且習一藝以成名，爾父夙心也。後余在慈雲寺，遇一老者，修髯偉貌，飄飄若仙，余敬禮之。語余曰「子仕路中人也，明年即進學，何不讀書」？余告以故，並叩老者姓氏里居。曰「吾姓孔，雲南人也。得邵子《皇極數》正傳，數該傳汝」，余引之歸，告母。母曰「善待之」，試其數，纖悉皆驗。余遂啟讀書之念，謀之表兄沈稱，言「郁海谷先生，在沈友夫家開館，我送汝寄學甚便」。余遂禮郁為師。孔為余起數「縣考童生，當十四名，府考七十一名，提學考第九名」，明年赴考，三處名數皆合。復為卜終身休咎，言「某年考第幾名，某年當補廩，某年當貢，貢後某年，當選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宜告歸。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當終於正寢，惜無子」。余備錄而謹記之。

自此以後，凡遇考校，其名數先後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。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，及食米七十餘石，屠宗師即批准補貢，余竊疑之。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，直至丁卯年，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，歎曰「五策（即五篇奏議也），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，老於窗下乎！」遂依縣申文准貢，連前食米計之，實九十一石五斗也。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，遲速有時，澹然無求矣。

貢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終日靜坐，不閱文字。己巳歸，游南雍，未入監，先訪雲谷，會禪師於棲霞山中，對坐一室，凡三晝夜不瞑目。

雲谷問曰「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，只為妄念相纏耳。汝坐三日，不見起一妄念，何也」？

余曰「吾為孔先生算定，榮辱生死，皆有定數，即要妄想，亦無可妄想」。

雲谷笑曰「我待汝是豪傑，原來只是凡夫」。

問其故？

曰「人未能無心，終為陰陽所縛，安得無數？但惟凡人有數，極善之人，數固拘他不定，極惡人之數，亦拘他不定。汝二十年來，被他算定，不曾轉動一毫，豈非是凡夫」？

余問曰「然則數可逃乎」？

曰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《詩》《書》所稱，的為明訓。我教典中說『求富貴得富貴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長壽得長壽』。夫妄語乃釋迦大戒，諸佛菩薩，豈誑語欺人」？

余進曰「孟子言『求則得之』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義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貴，如何求得」？

雲谷曰「孟子之言不錯，汝自錯解耳。汝不見六祖說『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』，求在我，不獨得道德仁義，亦得功名富貴。內外雙得，

是求有益於得也。若不反躬內省，而徒向外馳求，則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，內外雙失，故無益」。因問「孔公算汝終身若何」？余以實告。

雲谷曰「汝自揣應得科第否？應生子否」？

余追省良久，曰「不應也。科第中人，有福相，余福薄，又不能積功累行，以基厚福，兼不耐煩劇，不能容人，時或以才智蓋人，直心直行，輕言妄談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豈宜科第哉！地之穢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無魚。余好潔，宜無子者一。和氣能育萬物，余善怒，宜無子者二。愛為生生之本，忍為不育之根。余矜惜名節，常不能捨己救人，宜無子者三。多言耗氣，宜無子者四。喜飲鑠精，宜無子者五。好徹夜長坐，而不知葆元毓神，宜無子者六。其餘過惡尚多，不能悉數」。

雲谷曰「豈惟科第哉！世間享千金之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產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應餓死者，定是餓死人物。天不過因材而篤，幾曾加纖毫意思。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孫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孫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。其斬焉無後者，德至薄也。汝今既知非，將向來不發科第，及不生子之相，盡情改刷，務要積德，務要包荒，務要和愛，務要惜精神。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此義理再生之身。夫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數；義理之身，豈不能格天。太甲曰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』。《詩》云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』。孔先生算汝不登

科第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孽，猶可得而違。汝今擴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積陰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《易》為君子謀趨吉避凶，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趨，凶何可避？開章第一義，便說『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』，汝信得及否？

余信其言，拜而受教。因將往日之罪，佛前盡情發露，為疏一通，先求登科。誓行善事三千條，以報天地祖宗之德。雲谷出功過格示余，令所行之事，逐日登記。善則記數，惡則退除，且教持準提咒，以期必驗。語余曰：「符錄家有云『不會書符，被鬼神笑』，此有秘傳，只是『不動念』也。執筆書符，先把萬緣放下，一塵不起。從此念頭不動處，下一點，謂之『混沌開基』。由此而一筆揮成，更無思慮，此符便靈。凡祈天立命，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。孟子論立命之學，而曰『夭壽不貳』。夫夭壽，至貳者也。當其不動念時，孰為夭，孰為壽？細分之，豐歉不貳，然後可立貧富之命；窮通不貳，然後可立貴賤之命；夭壽不貳，然後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間，惟死生為重，曰夭壽，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。至修身以俟之，乃積德祈天之事。曰修，則身有過惡，皆當治而去之；曰俟，則一毫覬覦，一毫將迎，皆當斬絕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實學。汝未能無心，但能持準提咒，無記無數，不令間斷，持得純熟，於持中不持，於不持中持。到得念頭不動，則靈驗矣」。

余初號學海，是日改號了凡。蓋悟立命之說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從此而後，終日兢兢，便覺與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戰兢兢惕厲景象，在

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人憎我毀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到明年禮部考科舉，孔先生算該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驗，而秋闈中式矣。然行義未純，檢身多誤，或見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身勉為善，而口有過言，或醒時操持，而醉後放逸。以過折功，日常虛度。自己已歲發願，直至己卯歲，歷十餘年，而三千善行始完。時方從李漸庵入關，未及回向。庚辰南還。始請性空、慧空諸上人，就東塔禪堂回向。遂起求子願，亦許行三千善事。辛巳，生男天啟。

余行一事，隨以筆記，汝母不能書，每行一事，輒用鵝毛管，印一朱圈於曆日之上。或施食貧人，或買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。至癸未八月，三千之數已滿。復請性空輩，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復起求中進士願，許行善事一萬條，丙戌登第，授寶坻知縣。余置空格一冊，名曰「治心篇」。晨起坐堂，家人攜付門役，置案上，所行善惡，纖悉必記。夜則設桌於庭，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。汝母見所行不多，輒顰蹙曰「我前在家，相助為善，故三千之數得完。今許一萬，衙中無事可行，何時得圓滿乎」？夜間偶夢見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難完之故。神曰「只減糧一節，萬行俱完矣」，蓋寶坻之田，每畝二分三厘七毫。余為區處，減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委有此事，心頗驚疑。適幻余禪師自五台來，余以夢告之，且問此事宜信否？師曰「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當萬善，況合縣減糧，萬民受福乎」？吾即捐俸銀，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。

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，余未嘗祈壽，是歲竟無恙，今六十九矣。《書》曰「天難諶，命靡常」。又云「惟命不於常」，皆非誑語。吾於是而知，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，乃聖賢之言。若謂禍福惟天所命，則世俗之論矣。汝之命，未知若何？即命當榮顯，常作落寞想；即時當順利，常作拂逆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貧窶想；即人相愛敬，常作恐懼想；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學問頗優，常作淺陋想。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，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濟人之急，內思閑己之邪。務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過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。天下聰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閣一生。

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，乃至精至邃，至真至正之理，其熟玩而勉行之，毋自曠也。

《第二篇改過之法》

春秋諸大夫，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，靡不驗者，《左》《國》諸記可觀也。大都吉凶之兆，萌乎心而動乎四體，其過於厚者常獲福，過於薄者常近禍。俗眼多翳，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。至誠合天，福之將至，觀而必先知之矣。禍之將至，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

今欲獲福而遠禍，未論行善，先須改過。但改過者，第一，要發恥心。思古之聖賢，與我同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師？我何以一身瓦裂？耽染塵情，私行不義，謂人不知，傲然無愧，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。世之可羞可恥者，莫大乎此。孟子曰「恥之於人大矣」，以其得之則聖賢，失之則禽獸耳。此改過之要機也。

第二，要發畏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難欺，吾雖過在隱微，而天地鬼神，實鑒臨之，重則降之百殃，輕則損其現福，吾何可以不懼？不惟是也。閒居之地，指視昭然，吾雖掩之甚密，文之甚巧，而肺肝早露，終難自欺，被人覷破，不值一文矣，烏得不懍懍？不惟是也。一息尚存，彌天之惡，猶可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惡，臨死悔悟，發一善念，遂得善終者。謂一念猛厲，足以滌百年之惡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燈纔照，則千年之暗俱除，故過不論久近，惟以改為貴。但塵世無常，肉身易殞，一息不屬，欲改無由矣。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，雖孝子慈孫，不能洗滌；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，雖聖賢佛菩薩，不能援引。烏得不畏？

第三，須發勇心。人不改過，多是因循退縮，吾須奮然振作，不用遲疑，不煩等待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與抉剔；大者如毒蛇嚙指，速與斬除。無絲毫凝滯，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。

具是三心，則有過斯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然人之過，有從事上改者，有從理上改者，有從心上改者，工夫不同，效驗亦異。如前日殺生，今戒不殺；前日怒詈，今戒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強制於外，其難百倍，且病根終在，東滅西生，非究竟廓然之道也。善改過者，未禁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過在殺生，即思曰「上帝好生，物皆戀命，殺彼養己，豈能自安？且彼之殺也，既受屠割，復入鼎鑊，種種痛苦，徹入骨髓。己之養也，珍膏羅列，食過即空，疏食菜羹，盡可充腹，何必戕彼之生，損己之福哉」？又思血氣之屬，皆含靈知，既有靈知，皆我一體，縱不能躬修至德，使之尊我親我，豈可日戕物命，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？一思及此，將有對食傷心，不能下嚥者矣。如前日好怒，必思曰「人有不及，情所宜矜，悖理相干，於我何與」？本無可怒者。又思「天下無自是之豪傑，亦無尤人之學問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吾悉以自反，則謗毀之來，皆磨煉玉成之地，我將歡然受賜，何怒之有」？又聞而不怒，雖讒箴薰天，如舉火焚空，終將自息，聞謗而怒，雖巧心力辯，如春蠶作繭，自取纏綿，怒不惟無益，且有害也。其餘種種過惡，皆當據理思之。此理既明，過將自止。



何謂從心而改？過有千端，惟心所造，吾心不動，過安從生？學者於好色、好名、好貨、好怒，種種諸過，不必逐類尋求，但當一心為善，正念現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陽當空，魍魎潛消，此精一之真傳也。過由心造，亦由心改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，奚必枝枝而伐，葉葉而摘哉？大抵最上治心，當下清淨，才動即覺，覺之即無，苟未能然，須明理以遣之。又未能然，須隨事以禁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為失策。執下而昧上，則拙矣。

顧發願改過，明須良朋提醒，幽須鬼神證明，一心懺悔，晝夜不懈，經一七、二七，以至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必有效驗。或覺心神恬曠，或覺智慧頓開，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，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，或夢吐黑物，或夢往聖先賢，提攜接引，或夢飛步太虛，或夢幢幡寶蓋，種種勝事，皆過消滅之象也。然不得執此自高，畫而不進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，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。至二十一歲，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，及二十二歲，回視二十一歲，猶在夢中，歲復一歲，遞遞改之，行年五十，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古人改過之學如此。吾輩身為凡流，過惡蠅集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見其有過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。然人之過惡深重者，亦有效驗，或心神昏塞，轉頭即忘，或無事而常煩惱，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，或聞正論而不樂，或施惠而人反怨，或夜夢顛倒，甚則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類此，即須奮發，捨舊圖新，幸勿自誤。

《第三篇積善之方》

《易》曰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，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，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，知其子孫必有興者。孔子稱舜之大孝，曰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」，皆至論也。試以往事徵之。

楊少師榮，建寧人。世以濟渡為生，久雨溪漲，橫流沖毀民居，溺死者順流而下，他舟皆撈取貨物，獨少師曾祖及祖，惟救人，而貨物一無所取，鄉人嗤其愚。逮少師父生，家漸裕，有神人化為道者，語之曰「汝祖父有陰功，子孫當貴顯，宜葬某地」，遂依其所指而窆之，即今白兔墳也。後生少師，弱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、祖、父，如其官。子孫貴盛，至今尚多賢者。

鄞人楊自懲，初為縣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時縣宰嚴肅，偶撻一囚，血流滿前，而怒猶未息，楊跪而寬解之。宰曰「怎奈此人越法悖理，不由人不怒」，自懲叩首曰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。喜且不可，而況怒乎」？宰為之霽顏。家甚貧，餽遺一無所取，遇囚人乏糧，常多方以濟之。一日，有新囚數人待哺，家又缺米，給囚則家人無食，自顧則囚人堪憫，與其婦商之。婦曰「囚從何來」？曰「自杭而來。沿路忍饑，菜色可掬」。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。後生二子，長曰守陳，次曰守址，為南北吏部侍郎，長孫為刑部侍郎，次孫為四川廉憲，又俱為名臣。今楚亭德政，亦其裔也。

昔正統間，鄧茂七倡亂於福建，士民從賊者甚眾，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，以計擒賊，後委布政司謝都事，搜殺東路賊黨，謝求賊中黨附冊籍，凡不附賊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約兵至日，插旗門首，戒軍兵無妄殺，全活萬人。後謝之子遷，中狀元，為宰輔，孫丕，復中探花。

莆田林氏，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團施人，求取即與之，無倦色。一仙化為道人，每旦索食六七團。母日日與之，終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誠也。因謂之曰「吾食汝三年粉團，何以報汝？府後有一地，葬之，子孫官爵，有一升麻子之數」。其子依所點葬之，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纓甚盛，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。馮琢庵太史之父，為邑庠生。隆冬早起赴學，路遇一人，倒臥雪中，捫之，半殭矣。遂解己綿裘衣之，且扶歸救甦。夢神告之曰「汝救人一命，出至誠心，吾遣韓琦為汝子」，及生琢庵，遂名琦。

台州應尚書，壯年習業於山中，夜鬼嘯集，往往驚人，公不懼也。一夕聞鬼云「某婦以夫久客不歸，翁姑逼其嫁人。明夜當縊死於此，吾得代矣」。公潛賣田，得銀四兩，即偽作其夫之書，寄銀還家，其父母見書，以手跡不類，疑之。既而曰「書可假，銀不可假，想兒無恙」，婦遂不嫁。其子後歸，夫婦相保如初。公又聞鬼語曰「我當得代，奈此秀才壞吾事」。旁一鬼曰「爾何不禍之」？曰「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陰德尚書矣，吾何得而禍之」？應公因此益自努勵，善日加

修，德日加厚。遇歲饑，輒捐穀以賑之；遇親戚有急，輒委曲維持；遇有橫逆，輒反躬自責。怡然順受，子孫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

常熟徐鳳竹棧，其父素富，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，又分穀以賑貧乏，夜聞鬼唱於門曰「千不誣，萬不誣，徐家秀才，做到了舉人郎」，相續而呼，連夜不斷。是歲，鳳竹果舉於鄉，其父因而益積德，孳孳不怠，修橋修路，齋僧接眾，凡有利益，無不盡心。後又聞鬼唱於門曰「千不誣，萬不誣，徐家舉人，直做到都堂」，鳳竹官終兩浙巡撫。

嘉興屠康僖公，初為刑部主事，宿獄中，細詢諸囚情狀，得無辜者若干人，公不自以為功，密疏其事，以白堂官。後朝審，堂官摘其語，以訊諸囚，無不服者，釋冤抑十餘人，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。公復稟曰「輦轂之下，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廣，兆民之眾，豈無枉者？宜五年差一減刑官，覈實而平反之」。尚書為奏，允其議。時公亦差減刑之列，夢一神告之曰「汝命無子，今減刑之議，深合天心，上帝賜汝三子，皆衣紫腰金」。是夕夫人有娠，後生應塤、應坤、應垓，皆顯官。

嘉興包憑，字信之，其父為池陽太守，生七子，憑最少，贅平湖袁氏，與吾父往來甚厚，博學高才，累舉不第，留心二氏之學。一日東遊泖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見觀音像，淋漓露立，即解囊中得十金，授主僧，令修屋宇，僧告以功大銀少，不能竣事，復取松布四疋，檢篋中衣七件與之，內紵褶，係新置，其僕請已

之。憑曰「但得聖像無恙，吾雖裸裎何傷」？僧垂淚曰「捨銀及衣布，猶非難事，只此一點心，如何易得」。後功完，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。公夢伽藍來曰「汝子當享世祿矣」，後子汴，孫檉芳，皆登第，作顯官。

嘉善支立之父，為刑房吏，有囚無辜陷重辟，意哀之，欲求其生。囚語其妻曰「支公嘉意，愧無以報，明日延之下鄉，汝以身事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則我可生也」。其妻泣而聽命。及至，妻自出勸酒，具告以夫意。支不聽，卒為盡力平反之。囚出獄，夫妻登門叩謝曰「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稀，今無子，吾有弱女，送為箕帚妾，此則禮之可通者」，支為備禮而納之，生立，弱冠中魁，官至翰林孔目，立生高，高生祿，皆貢為學博。祿生大綸，登第。

凡此十條，所行不同，同歸於善而已。若復精而言之，則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陰有陽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滿，有大有小，有難有易，皆當深辨。為善而不窮理，則自謂行持，豈知造孽，枉費苦心，無益也。

何謂真假？昔有儒生數輩，謁中峰和尚，問曰「佛氏論善惡報應，如影隨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孫不興；某人惡，而家門隆盛。佛說無稽矣」。中峰云「凡情未滌，正眼未開，認善為惡，指惡為善，往往有之。不憾己之是非顛倒，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」？眾曰「善惡何致相反」？中峰令試言其狀。一人謂「詈人毆人是惡，敬人禮人是善」。中峰云「未必然也」。一人謂「貪財妄取是惡，廉潔有守是善」。中峰云「未必然也」。眾人歷言其狀，中峰皆謂不然。因請問。中峰

告之曰「有益於人，是善；有益於己，是惡。有益於人，則毆人詈人皆善也；有益於己，則敬人禮人皆惡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則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則為假，又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，又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。皆當自考」。

何謂端曲？今人見謹願之士，類稱為善而取之，聖人則竄取狂狷。至於謹願之士，雖一鄉皆好，而必以為德之賊。是世人之善惡，分明與聖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種種取捨，無有不謬，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，皆與聖人同是非，而不與世俗同取捨。凡欲積善，決不可徇耳目，惟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滌，純是濟世之心，則為端，苟有一毫媚世之心，即為曲；純是愛人之心，則為端，有一毫憤世之心，即為曲；純是敬人之心，則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為曲。皆當細辨。

何謂陰陽？凡為善而人知之，則為陽善；為善而人不知，則為陰德。陰德，天報之；陽善，享世名。名，亦福也。名者，造物所忌。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；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。陰陽之際微矣哉。

何謂是非？魯國之法，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，皆受金於府，子貢贖人而不受金。孔子聞而惡之曰「賜失之矣。夫聖人舉事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道可施於百姓，非獨適己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，受金則為不廉，何以相贖乎？自今以後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」。子路拯人於溺，其人謝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「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」。自俗眼觀之，子貢不受金為優，子路之受牛為劣，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。乃知人之為善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而論

久遠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。現行雖善，其流足以害人，則似善而實非也。現行雖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濟人，則非善而實是也。然此就一節論之耳。他如非義之義，非禮之禮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當抉擇。

何謂偏正？昔呂文懿公，初辭相位，歸故里，海內仰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鄉人，醉而詈之，呂公不動，謂其僕曰「醉者勿與較也」，閉門謝之。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獄。呂公始悔之曰「使當時稍與計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。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，不謂養成其惡，以至於此」，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。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。如某家大富，值歲荒，窮民白晝搶粟於市，告之縣，縣不理，窮民愈肆，遂私執而困辱之，眾始定，不然，幾亂矣。故善者為正，惡者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行惡事者，正中偏也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。不可不知也。

何謂半滿？《易》曰「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」。《書》曰「商罪貫盈」，如貯物於器，勤而積之則滿，懈而不積則不滿。此一說也。昔有某氏女入寺，欲施而無財，止有錢二文，捐而與之，主席者親為懺悔，及後入宮富貴，攜數千金入寺捨之，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問曰「吾前施錢二文，師親為懺悔，今施數千金，而師不回向，何也」？曰「前者物雖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親懺，不足報德。今物雖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懺足矣」，此千金為半，而二文為滿也。鍾離授丹於呂祖，點鐵為金，可以濟世。呂問曰「終

變否」？曰「五百年後，當復本質」。呂曰「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，吾不願為也」。曰「修仙要積三千功行，汝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滿矣」，此又一說也。又為善而心不著善，則隨所成就，皆得圓滿。心著於善，雖終身勤勵，止於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財濟人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，是謂「三輪體空」，是謂「一心清淨」，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倘此心未忘，雖黃金萬鎰，福不滿也。此又一說也。

何謂大小？昔衛仲達為館職，被攝至冥司，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，比至，則惡錄盈庭，其善錄一軸，僅如筋而已。索秤稱之，則盈庭者反輕，而如筋者反重。仲達曰「某年未四十，安得過惡如是多乎」？曰「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」，因問軸中所書何事？曰「朝廷嘗興大工，修三山石橋，君上疏諫之，此疏稿也」。仲達曰「某雖言，朝廷不從，於事無補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」。曰「朝廷雖不從，君之一念，已在萬民，向使聽從，善力更大矣」，故志在天下國家，則善雖少而大。苟在一身，雖多亦小。

何謂難易？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。夫子論為仁，亦曰「先難」。必如江西舒翁，捨二年僅得之束修，代償官銀，而全人夫婦。與邯鄲張翁，捨十年所積之錢，代完贖銀，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謂「難捨處能捨」也。如鎮江靳翁，雖年老無子，不忍以幼女為妾，而還之鄰，此難忍處能忍也。故天降之福亦厚。凡



有財有勢者，其立德皆易，易而不為，是為自暴。貧賤作福皆難，難而能為，斯可貴耳。

隨緣濟眾，其類至繁，約言其綱，大約有十。第一，與人為善。第二，愛敬存心。第三，成人之美。第四，勸人為善。第五，救人危急。第六，興建大利。第七，捨財作福。第八，護持正法。第九，敬重尊長。第十，愛惜物命。

何謂與人為善？昔舜在雷澤，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，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，惻然哀之，往而漁焉。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，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。暮年，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。夫以舜之明哲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。吾輩處末世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。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，見人有微長可取，小善可錄，翻然捨己而從之，且為豔稱而廣述之。凡日用間，發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，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。

何謂愛敬存心？君子與小人，就形跡觀，常易相混，惟一點存心處，則善惡懸絕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」，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愛人敬人之心。蓋人有親疏貴賤，有智愚賢不肖，萬品不齊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體，孰非當敬愛者？愛敬眾人，即是愛敬聖賢。能通眾人之志，即是

通聖賢之志。何者？聖賢之志，本欲斯世斯人，各得其所。吾合愛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。

何謂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抵擲則瓦礫，追琢則圭璋。故凡見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，皆須誘掖而成就之。或為之獎借，或為之維持，或為白其誣而分其謗，務使之成立而後已。大抵人各惡其非類，鄉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。善人在俗，亦難自立。且豪傑錚錚，不甚修形跡，多易指摘，故善事常易敗，而善人常得謗，惟仁人長者，匡直而輔翼之，其功德最宏。

何謂勸人為善？生為人類，孰無良心？世路役役，最易沒溺。凡與人相處，當方便提撕，開其迷惑。譬猶長夜大夢，而令之一覺，譬猶久陷煩惱，而拔之清涼，為惠最溥。韓愈云「一時勸人以口，百世勸人以書」，較之與人為善，雖有形跡，然對證發藥，時有奇效，不可廢也。失言失人，當反吾智。

何謂救人危急？患難顛沛，人所時有，偶一遇之，當如痼瘕之在身，速為解救。或以一言伸其屈抑，或以多方濟其顛連。崔子曰「惠不在大，赴人之急可也」，蓋仁人之言哉。

何謂興建大利？小而一鄉之內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最宜興建，或開渠導水，或築堤防患，或修橋樑，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飯，以濟饑渴。隨緣勸導，協力興修，勿避嫌疑，勿辭勞怨。

何謂捨財作福？釋門萬行，以佈施為先。所謂佈施者，只是捨之一字耳。達者內捨六根，外捨六塵，一切所有，無不捨者。苟非能然，先從財上佈施。世人以衣食為命，故財為最重。吾從而捨之，內以破吾之慳，外以濟人之急，始而勉強，終則泰然，最可以蕩滌私情，祛除執吝。

何謂護持正法？法者，萬世生靈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參贊天地？何以裁成萬物？何以脫塵離縛？何以經世出世？故凡見聖賢廟貌，經書典籍，皆當敬重而修飭之。至於舉揚正法，上報佛恩，尤當勉勵。

何謂敬重尊長？家之父兄，國之君長，與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識高者，皆當加意奉事。在家而奉侍父母，使深愛婉容，柔聲下氣，習以成性，便是和氣格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。刑一人，毋謂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論，此等處最關陰德。試看忠孝之家，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，切須慎之。

何謂愛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，惟此惻隱之心而已，求仁者求此，積德者積此。《周禮》「孟春之月，犧牲毋用牝」，孟子謂「君子遠庖廚」，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。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，謂「聞殺不食，見殺不食，自養者不食，專為我殺者不食」，學者未能斷肉，且當從此戒之，漸漸增進，慈心愈長，不特殺生當戒，蠢動含靈，皆為物命。求絲煮繭，鋤地殺蟲，念衣食之由來，皆殺彼以自活，故暴殄之孽，當與殺生等。至於手所誤傷，足所誤踐者，不知其幾，皆

當委曲防之。古詩云「愛鼠常留飯，憐蛾不點燈」，何其仁也！善行無窮，不能殫述。由此十事而推廣之，則萬德可備矣。

《第四篇謙德之效》

《易》曰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」，是故謙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《書》曰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予屢同諸公應試，每見寒士將達，必有一段謙光可掬。辛未計偕，我嘉善同袍凡十人，惟丁敬宇賓，年最少，極其謙虛。予告費錦坡曰「此兄今年必第」。費曰「何以見之」？予曰「惟謙受福。兄看十人中，有恂恂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宇者乎？有恭敬順承，小心謙畏，如敬宇者乎？有受侮不答，聞謗不辯，如敬宇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猶將佑之，豈有不發者」？及開榜，丁果中式。

丁丑在京，與馮開之同處，見其虛己斂容，大變其幼年之習。李霽岩直諒益友，時面攻其非，但見其平懷順受，未嘗有一言相報。予告之曰「福有福始，禍有禍先，此心果謙，天必相之，兄今年決第矣」，已而果然。

趙裕峰，光遠，山東冠縣人，童年舉於鄉，久不第。其父為嘉善三尹，隨之任。慕錢明吾，而執文見之，明吾悉抹其文，趙不惟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，遂登第。

壬辰歲，予入覲，晤夏建所，見其人氣虛意下，謙光逼人，歸而告友人曰「凡天將發斯人也，未發其福，先發其慧。此慧一發，則浮者自實，肆者自斂。建所溫良若此，天啟之矣」，及開榜，果中式。

江陰張畏嚴，積學工文，有聲藝林。甲午，南京鄉試，寓一寺中，揭曉無名，大罵試官，以為謎目。時有一道者，在旁微笑，張遽移怒道者。道者曰「相公文必不佳」，張怒曰「汝不見我文，烏知不佳」？道者曰「聞作文，貴心氣和平，今聽公罵詈，不平甚矣，文安得工」？張不覺屈服，因就而請教焉。道者曰「中全要命，命不該中，文雖工，無益也。須自己做個轉變」。張曰「既是命，如何轉變」？道者曰「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廣積陰德，何福不可求哉」？張曰「我貧士，何能為」？道者曰「善事陰功，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無量，且如謙虛一節，並不費錢，你如何不自反，而罵試官乎」？張由此折節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，夢至一高房，得試錄一冊，中多缺行。問旁人，曰「此今科試錄」。問「何多缺名」？曰「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，須積德無咎者，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皆係舊該中式，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」。後指一行云「汝三年來，持身頗慎，或當補此，幸自愛」，是科果中一百五名。

由此觀之，舉頭三尺，決有神明，趨吉避凶，斷然由我。須使我存心制行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，而虛心屈己，使天地鬼神，時時憐我，方有受福之基。彼氣盈者，必非遠器，縱發亦無受用。稍有識見之士，必不忍自狹其量，而自拒其福也，況謙則受教有地，而取善無窮，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古語云「有志於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志於富貴者，必得富貴」，人之有志，如樹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須念念謙虛，塵塵方便，自然感動天地，而造福由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，

初未嘗有真志，不過一時意興耳。興到則求，興闌則止。孟子曰「王之好樂甚，齊其庶幾乎」？予於科名亦然。